

TIME
LIFE

HISTORY OF THE WORLD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人类文明史图鉴

战争机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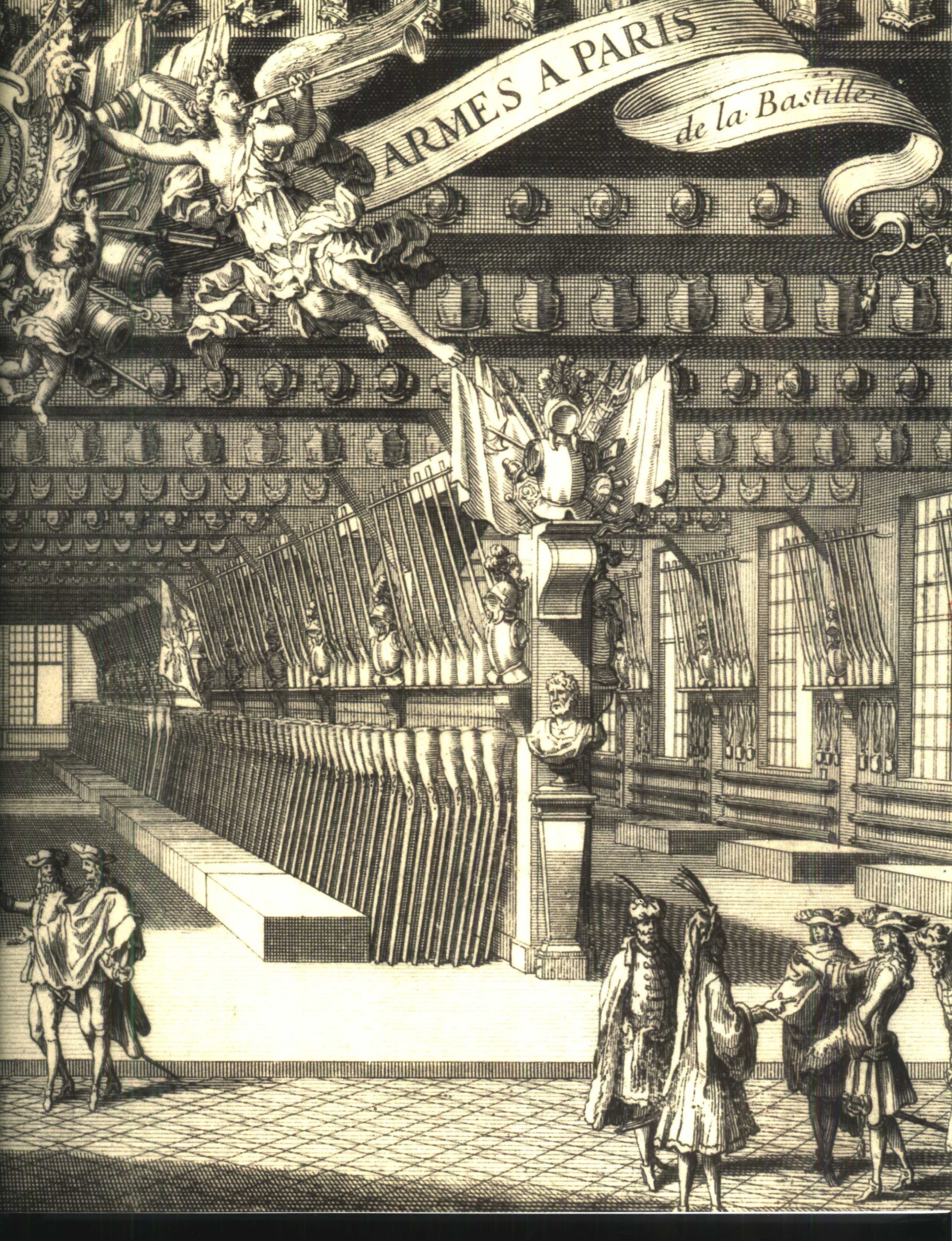
军队的雏形 / 骑士时代 / 新型战争 / 决胜之路 / 蘑菇云的阴影



人类文明史图鉴

战争机器





人类文明史图鉴

战争机器

吉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编辑:艾伦·菲利普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编辑资料部主任:萨曼塔·希尔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查理·鲍埃勒

《战争机器》编务:

编辑:克里斯托夫·法曼
策划:瑞克尔·吉比逊
研究人员:卡罗那·史密斯
(主要研究者:卡塞·罗克里
审稿:迪姆·库克,卢希·高琳
编务助理:摩里·苏特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阿曼达·新德利
图片统筹:里兹·杜尔内

编辑制作:

制作助理:艾玛·维思
编辑部:特尔萨·约翰
德伯莱·列里奥特
朱利埃·勒奥德-普瑞斯

本卷顾问

概论:

杰弗里·帕克,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伊利诺斯。
厄巴纳-尚佩思,伊利诺斯。

古典时代:

菲力普·萨宾,伦敦大学皇家学院战争研究部讲师。

中世纪:

米歇尔·普雷斯蒂奇,达勒姆大学历史学教授。

近现代:

布赖恩·邦德,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军事史教授。

特约撰稿人:

道格拉斯·伯丁;费尔贝恩·内尔;
迈克尔·克里根;艾伦·罗琛;
查尔斯·麦森杰。

联系人:

伊丽莎白·克莱默-辛格(波恩);
马丽娅·文森札·阿卢瓦斯(巴黎);
安·那坦逊(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路易斯·福斯特奥(亚历山大,弗吉尼亚);约瑟芬·德·布鲁斯勒(巴黎);伊丽莎白·布朗(纽约);特劳迪尔·雷森(维也纳)。

中文译者:

赵立平 谷延芳
马卫东 侯永锋

责任编辑:

李书源

目录

1 军队的雏形 9

短论:引起恐惧的战术 35

2 骑士时代 41

3 新型战争 63

短论:军人的塑造 88

4 决胜之路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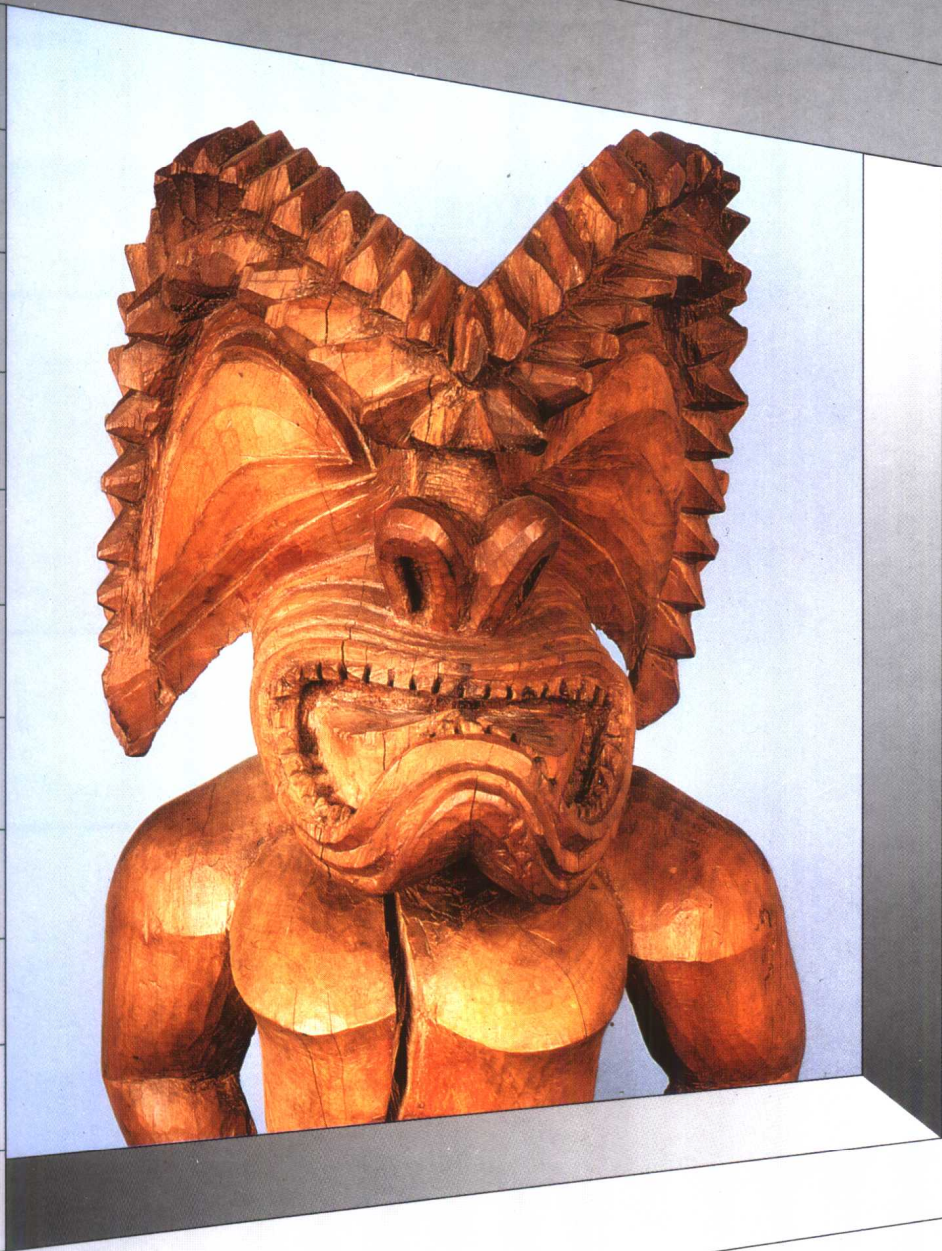
短论:军队的后勤保障 127

5 蘑菇云的阴影 137

大事年表 166

索引 168

参考文献 172



军队的雏形

1

系着绳索的铁钩，呼啸而过，穿破长空，抓在楼宇建筑上闪着火舌的木框上，滑动了几厘米，然后扣紧了。倏地拉动绳索说明铁钩扣得很紧，在百人长的指挥下，罗马军团的士兵在下面使着浑身力气，向后拽动绳索。突然间，绷直的绳子一下子松弛了，这时一片破碎的墙石和燃烧着的木头坍塌，落向街面，士兵们急忙散开躲避。城墙被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躲避在城楼三层顶部的妇女和孩童，此时完全暴露在攻击者面前。灰土和浓烟，呛得她们满眼泪水，挤拥在摇摇欲坠城墙的边缘，恐惧而惊慌地盯着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罗马士兵的面孔，绝望地企求获得宽大和同情。

迦太基引以为自豪的“光荣之城”，在经历了6个多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最后走向了毁灭之路。其实，早在公元前149年迦太基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时罗马人已经将它团团包围。但在那一时期，“光荣之城”看来还是坚不可摧的。该城建筑在伸向突尼斯海湾的岬角上，地中海是它的东部屏障，西面和南面由9米多厚、12米高的大墙抵挡来犯之敌。但是，罗马人的包围封锁切断了给养来源，守城的战士由于饥饿而惊慌失措，很多人饿死了，还有的投降了罗马人。公元前146年春天，最后的打击降临了。罗马人占领了外城一部分防御城墙。很快，城市的中心落入了他们手中。然后，他们一步一步开始向内城拜尔撒山丘推进。

城内这一地区街道两边都是6层高的楼宇建筑，迦太基人从上面投掷武器，刀剑如雨而下。罗马士兵则破坏每一座楼房，将其放火焚毁，夷为平地。几队士兵紧随其后，搬开破瓦碎石及被随意地抛弃在残垣和熏烧着的木头之旁的死尸和垂死的人。经过6天6夜持续奋战，罗马人攻到了内城。第7天，内城投降了，约50 000人，包括男人、女人及儿童因饥饿和绝望走出内城，最后被卖为奴隶。迦太基人的司令官哈斯德鲁巴不久也随着走了出来，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却投身大火熊熊的神庙之中。在那里，一些守卫者决心战斗到最后一刻。整整10天的熊熊烈火吞噬了迦太基。最后，所有曾经矗立的建筑物都倒下了，这块地方被犁成农田，罗马人在垄沟撒上了盐——这标志着，迦太基将永远是一片废墟。战争史上又一场悲惨的事件就此而告结束。

这个战神的木刻形象凶恶愤怒，如此雕刻一是为自己人壮胆，一是让敌人恐惧和颤抖。这尊神在夏威夷掌管一个庙宇直至19世纪。从约公元400年，第一批波利尼西亚移民定居夏威夷群岛时起，敌对部落间的土地争端常常酿成战争。宗教仪式——包括人牲祭祀、预兆的解释和将神像抬入战场中——支持强大首领的统治，并且强化其臣民对首领的忠诚和拥护。在其它好战的社会中——如罗马，它的战神玛斯最初是一尊农神——宗教的一个基本作用是证明战争的合理性，并用以加强军事和尚武精神。



上面展示的罗马旗手和步兵战士，其细节来自一石制浮雕。直到罗马帝国衰落，步兵一直是所有军队中最基本最坚强的战斗单位。他们历经残酷的训练，配备以投枪、剑或长矛。右图显示了罗马军队浅帮鞋的基本样式：从一片皮带割下的环形鞋，由鞋带环绕踝骨和脚而系住；鞋底由粘结在一起的几层皮革制成，用铁钉铆在一起。非常适合行军作战，就是凭着这样的鞋，罗马人征服并创建了一个帝国。



冲突并非总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在人类存在的第一个 90 000 年里，为数不多的一伙伙在地球上漫游的狩猎——采集游牧部落主要还是倾向和平与合作的，暴力活动仅是零散的、无组织的。挪威探险家弗里得特约夫·南森揭开了那个湮没无闻世纪的神秘面纱，他于 1888 年穿越格陵兰冰冠，作了一次壮烈旅行。南森偶然接触到的爱斯基摩人仍以与其祖先一样的方式生活着，以小型自给的群体形式散居着，只从这块土地上拿取他们直接需要的东西。

“那种残忍和好战……不为他们所知”。南森记下了他偶然遇到的这个社会的情形：“谋杀是非常罕见的。他们将杀死生物的行为视为残暴；因此战争在他们眼中是不可理解、令人厌恶的，他们的语言中没有关于这种事物的词汇。在他们眼里，杀人行当中培养出来的官兵与屠夫无异。”

人类何时、以何种方式第一次诉诸严重的冲突对抗，我们还没有找到问题的最后答案。但是考古实物——来自埋葬墓地、洞穴绘画、城堡、人工制品——证明仅仅是在大约 10 000 年前，大规模的战争才成为人类生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看来开始这种转变的直接原因是第一批定居农业社会的出现。它们不仅引起那些以游牧为基本生活方式的部族的嫉妒，而且引发了混乱和关于财富、领土和所有权概念的冲突矛盾。没有人利用的空间大大减少，个人之间的敌对情绪增加，对土地、谷物、贸易、牲畜、劳动力的竞争，变得司空见惯。

即使是早期社会中最先进的民族，也会由于冲动而动武。例如，亚述人以其精美的庙宇、宫殿和图书馆使整个中东生色增辉，但它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力量。其它“文明”的政权也有尚武好战的特性。希腊城邦小国家虽然以其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而著称，但他们也有武士，彼此之间在互相争斗之时，其凶蛮程度较之他们反抗共同的敌人波斯时毫无逊色。公元前 4 世纪，希腊战士统一在马其顿的“武士之王”菲利普二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帝麾下，将胜利的荣光之路从地中海推到印度河，从高加索山脉延伸到红海。

希腊后来为地中海另一个军事大国——罗马取代。公元前 250 年，罗马人正在逐步实现对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控制。随后的 3 个世纪里，罗马军团——可能是历史上训练最好的战士——的战旗驰骋三大洲之上，给地球表面 5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带去了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

罗马治下的和平在整个地中海和西欧一直保持到公元 4 世纪。这时，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匈奴人——来自中亚的野蛮游牧骑兵，他们在战斗中行动迅速，箭弩如雨，精确无比——为了寻找牲畜的牧场，开始向西运动。当这些可怕的武士逼近之际，其它蛮族如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逃向罗马世界的边防线。他们带来的压力是不可抗拒的，公元 410 年，罗马

军团战败崩溃，蛮族洗劫了罗马。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这都是西方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希腊和罗马人在战术上，主要依靠他们的步兵部队，但是，现在战场上骑兵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这种优势地位一直保持到15世纪，直至包括枪在内的新式武器出现后，骑兵才失去了凛凛的威风。的确，火药给遭人鄙视的步兵以极大的战斗力，成群的装甲骑兵无法抵御。

当战争逐步发展，杀伤力变得更大之际，它的耗费也急剧增长，吞噬着更多的资源和人力。例如法国的查理三世，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率军约18 000人；大约3个世纪后，拿破仑·波拿巴进军俄罗斯时，大军号称60万。仅仅6个月后，这支大军由于持续遭受俄罗斯游击队的骚扰及严冬的折磨，减员至6万人。但这种规模的损失同20世纪战争带来的损失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

拿破仑滑铁卢惨败后的一百年，是杀伤性军事技术史无前例增长的时期：坦克、机枪、远程大炮、飞机、潜艇，所有这些兵器均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派上了用场，1 000万人在此期间丧生。仅仅一代人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再一次生死相拼——这次战争的规模是全球性的，所用武器不不仅能够摧毁军队，而且能够毁灭整个人类。1945年是这种毁灭性的最高峰，是年，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下了原子弹。

随着共同敌人的消灭，西方和苏联之间构筑的战时同盟很快瓦解了，世界进入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期。通过核恐怖带来的平衡，使两个超级大国处于剑拔弩张的僵持状态。即使如此，这也没能防止在无核国家爆发敌对冲突。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中东——所有这些国家都是长时间的流血冲突的舞台，一些冲突是由单纯地区争端所致，但其中很多冲突都是由冷战对抗者双方挑动、供给资金和支持的。

从手持式导弹发射器到各种武装直升机，如阿拉丁宝库一般丰富的先进军事装备被用于武装冲突之中。当今的所谓有限战争如果被当年的罗马军团看到的话，他们一定会目瞪口呆。尽管他们在围攻迦太基时凶残备至。无论技术的变化如何迅猛，战争的本质还是杀人，它的主要实践操作者还是前线的士兵——他们是历史人物中最受人赞颂也是最受人诬蔑的。

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炎热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低地首先受到了外来游牧民族的蹂躏。公元前10 000年左右，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从食物收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这种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扩展到中东的其它地区和地中海。新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新的机会，同时也带来新的危险。土地的拥有者以牺牲邻人为代价来增加土地与财富，并且防范非土地所有者的攻掠。起初，参与战斗的是部族内一般的成员，在一位因能力和勇气而出类拔萃、被选为首领的人的指挥下，去应对特别紧急的情况。然

公元前 10 世纪的这幅画上描绘了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士兵在使用投石器。这种武器由两条皮带和附着在其上的衬垫组成；投石器手把石头放在衬垫内，在将武器举过头顶的一刹那将石头发向敌人。在冶金术发明前，投石器一直是步兵队伍最锐利的武器。熟练的士兵可以将其投至 200 米远——尖锐的石弹可以刺穿衣服皮肉，即使是很钝的石弹，也可以将人击昏、击折骨头，甚至把人打死。

而，当早期的民主形式让位于王权制度时，一个特殊的职业化的武士阶层出现了。它的发展是与这个集团对世袭统治者的效忠分不开的。我们对早期军队在组织与战斗技术方面了解甚微，但是岩洞壁画上显示他们已能娴熟地运用横队与纵队两种战术合成技术，并且也学会了使用侧翼迂回的策略。

公元前 10 000 年左右，由于弓和投石器两种新式武器的发明，生命变得更无保障。70 000 年以前在开掘矿石、驱赶动物和与部族作战中已经使用了矛。木制的杆的顶端因为使用了尖燧石或兽骨，已经能穿透最厚的兽皮，可以用来刺杀，也可以用来投掷。然而，由弯曲自如的条木和用兽肠

做成的弦组成的简易的弓的出现，标明进攻技术的进

步。其射程范围在 100 米左右，是矛射程的 2 倍。而且，一位弓箭手即可携带许多箭。皮制投石器更为致命，它可以在 190 米射程内发射石制或用粘土烧制成的飞弹。

对社区成员来说，能找到抵御长距离武器进攻的方式很关键，此外居住地同时要像堡垒一样坚固，并且舒适又方便。公元前 8 000 年在约旦河谷地建立的耶利哥是我们所知最早的定居地，它由一条深沟和一道 3 米厚 4 米高的石墙所环绕。至少还有一个直径 10 米、高 9 米多，内装有阶梯的石塔对定居地提供额外的保护（根据《圣经》，这些就是公元前 13 世纪被远行而至、吵闹纷杂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所征服的著名壁垒）。

再往北，土耳其中部的卡尼什农耕部落的广场上，泥砖住房比肩而建，没有门窗。进入每间房子必须通过屋顶的天窗，由天窗通过梯子进入生活区。遇到进攻时，梯子就被撤掉，这样敌人面对的，仅是一堵堵的坚固空墙，手足无措。

防御技术的改善，使武器技术也大为改善。金属时代的到来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约公元前 3000 年开始使用的青铜武器不像石器那样脆，它们不仅可以很容易被制成坚硬、柔韧性强的矛锋或刀锋，而且可制成盾、头盔和甲冑。1500 年以后发现的铁，在铁匠掌握了用加



公元前 3000 年的这幅苏美尔饰匾描绘了一位戴着铜制头盔以保护头部的士兵，他手持两种最早的用金属制成的武器。右手的斧用来刺而不用来砍；在圆形锋利的斧刀尾端开槽插进木柄。左手持一把镰刀，这把金属柄镰刀像农夫割谷物一样砍杀敌人。



热方法使其碳化以增加硬度的技术后，其坚硬程度无可比拟。随着高质量武器的大规模出现，战争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

另一项具有深远影响的发明是战车的出现。公元前 3000 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开始使用战车，这种战车形状上只是一辆笨重、厚轮的小车，当时用驴而不是用马拉，与其说它是向敌军冲锋陷阵的武器，不如说它是用来把贵族战士送到战场上的一个工具。然而，公元前 18 世纪左右，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出现了轮辐式、由马驾驶的轻型战车，它速度快、机动灵活，成为步队前锋中的一个铁拳。

战车乘员一般是 4 名战士、一位驾车者以及一位或多位投枪手和弓箭手，弓箭手装备有力量巨大的复合弓。这种弓由外部附有一层动物筋，内部贴有动物长骨的扁平木条做成。拉弓时，动物筋压缩，骨头受到挤压，使得这种弓要比普通的弓力量更大，速度更快。熟练的弓手可以发射的有效距离达 275 米。这种弓仅 1.3 米，比普通弓要短，很容易从移动的战车上发射。

然而，虽然这种弓可以在冲锋陷阵时给敌军以破坏威胁，但是在战斗中它们并不起决定作用。相反，在两个部队的交锋中，面对面的肉搏战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公元前 1480 年，巴勒斯坦的美吉多战役是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战役之一，当时埃及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率领战车部队意欲剿平迦南人的步兵方队。然而，埃及人中止了对敌人营垒的攻略，没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在后来的岁月中无数军队重蹈了这一覆辙——结果使许多敌人趁机逃回美吉多城中。结果图特摩斯围城 7 个月之后，城市才因饥饿而投降。从此，中东诸强如巴比伦人、埃及人、胡里安人、米坦尼人、赫梯人、加喜特人、埃兰人、阿摩利人等开始为保持军事政治霸权纷争不已。最后，上述的诸部族在为此奋斗时，没有一个像亚述人那样有技巧、有献身精神和心狠手辣。作为农耕与商业民族的亚述人在公元前 3000 年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底格里斯河岸建立起自己的首都阿舒尔，而且不久就领略了战争的残

酷。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亚述王国很快成了周边心怀嫉妒、野心勃勃的部族的众矢之的，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亚述人经历了战争的胜败荣辱。

亚述国命运最不济的时候是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期，当时的游牧侵略者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对其夹击。很快亚述就被压缩在底格里斯河岸仅仅 160 公里长、80 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但是这块狭小的区域从公元前 10 世纪末起一跃而变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直到亚美尼亚的高加索山脉——相距有 1 600 公里之遥。

如此庞大的地域没有一支有效的军队是不能征服与有效管理的，在几个世纪中，亚述人所发展的战争机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其有效运转的复杂程度上都令人恐惧。由于在所有的征服领地上总督都可以自行征兵，所以军队的数量巨大无比：公元前 8 世纪一位总督在其辖区内为一次战役就征发了 1 500 名骑兵以及 20 000 名弓箭手，以 20 多个总督区来计算，那么通过全部动员可征用的兵力在数量上是相当惊人的。

然而，实践上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局部有限的地方冲突无疑是部队工作的主要部分，而这只需要少量部队即可。当兵力超过 100 000 人的部队投入到大规模的战役时，亚述人获得战争胜利就不单单依靠士兵的数量了。亚述人的部队组织完善，有一系列为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而设立的特种分队——可以是大规模的阵地战，也可以是城市暴动。

亚述人部队的核心是职业化、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这支部队在首都担任国王的卫队，在地方各省则充当卫戍部队。国王对这些部队控制有力，他们直接向国王负责，而不向他们服役所在地的总督负责。除了和平时期的任务以外，这些精锐部队在战斗中也非常关键，他们既负责保护国王，也充作部队先锋队。由于亚述统治者往往身先士卒，所以这两项任务合二为一。

虽然亚述人首次将骑兵作为主要战争力量而不仅仅是消息传递者，但是还是战车给他们的攻击增添了巨大的爆发力。亚述弓箭手在发射雨点般的金属箭头、给敌人造成巨大混乱之后，战车队伍径直趋入敌军步兵队伍中央，然后骑兵从两侧包围。这种刹那间的双重攻击足以使敌人魂飞魄散，但是作战还必须坚持到底。这也是从帝国各部分征募来的士兵进行训练的一项任务。

尽管亚述人天生就是纪律严明的民族，他们并不试图按一个模式来训练征募来的外国部队。相反，对他们的地方特色持以宽容的态度，他们允许来自不同地区的各个军团保持其传统的服饰、武器以及作战方式。因此他们有多种多样的兵种，包括弓手、投石器手、刀兵、长矛手以及手持长矛的轻重步兵。更为重要的是，这支队伍能保持士兵的尊严，从而也保持

公元前6世纪的这尊雕像表现了一位希腊重甲步兵投矛的情景。盾牌以及铜制甲冑保护着他的胸、背、以及小腿。金属甲冑的制做使重甲步兵成为当时最先进的部队——20世纪曾试图重新从一整块金属上制造一件带护颊的科林斯头盔，但没有成功。当时的铜器昂贵，富有的公民必须自备甲冑，后来这种武器装备逐渐成为身份的象征。



了士气。

除了作战组织多种多样以外，亚述人还训练并装备了一支技术后援的部队。一支持斧锤的先遣部队在崎岖地带开辟一条道路，这样前行的方队以及牛马驾驶的战车部队就可以顺利无阻地前进。当小河或溪流拦路时，先遣兵开始建造木排，然后他们把绵羊皮或山羊皮充气，用它们把木制或苇制的排架漂浮起来，或者他们把小船连接起来做成浮桥。

国王萨尔贡二世在记述公元前714年的战役时，描写了他的军队所经历过的“艰难的行军”。当时他的军队要穿越涨洪时期的底格里斯河三角洲。他们先进入“密布森林的山区，行军极其可怕，就像在雪松林中行军一样，见不到一丝阳光。”由于这样的地形“崎岖不平，马和战车都难以行驶，步兵也感觉太陡峭”，萨尔贡的先遣军“击碎了半侧高山，开出了一条好路。”

先遣队在使后续部队迅速到达目的地地方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在移动围攻器械上也必不可少——亚述人是制造攻城器械的大师，他们发明的围攻器械技术一直持续使用到中世纪。坑道兵用土和碎石混合建造的斜坡也有利于部队进攻城市的脆弱部分。斜道用来运送一个巨大的一端装有金属的攻城槌。这个攻城槌经常是放在轮子上运送，但也偶尔由孔武有力的士兵们拖上去，攻城槌覆有包有兽皮的木盖，用来保护攻城手，免遭敌人石弹或箭矢的攻击。梯子和围城塔此时也被应用。围城塔是木制的，与攻城槌一样，也覆有一层起保护作用的兽皮，并设有平台，这样亚述弓箭手就可以站在上方居高临下向防城者攻击。当遇到邻河而建的城池时，围攻塔就被运送到上游更安全的位置。当敌人的注意力被地面上的活动吸引时，亚述工兵就开始转入地下，在防御工事下挖隧道。隧道顶端支撑以木料，工程完后点燃木料，而后城墙随之坍塌。

火对于围攻者和被围者一样是一种重要的武器，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因为一旦用错了方向或者突然间风向的改变都可能使自己挨烧。被称为“死亡信使”的曳光箭被射到设防的敌城中来点火，有时把原油点燃，在被围困的城池四周形成一道烈焰腾腾的火墙。这种原油在中东的许多地方从地下自然渗出。守城的一方也投掷火把或把滚油泼向立在城下的攻城器械。然而，很少有什么作用，因为亚述人总是有一队人站在器械旁，提水来灭火。